019169

陳氏太極拳志

卷二

中國書畫出版社

陈氏太极拳志

卷二

拳乡风云

赵乾杰

责任编辑 孙鑫亭
封面设计 程 齐
图片摄影 赵士军

陈 氏 太 极 拳 志
卷二

温县陈氏太极拳研究会主编

责任编辑 孙鑫亭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温县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5.25 印张 383 千字

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0 册

ISBN7-5348-1584-3/K·582 (全二册)定价: 58.00 元

纵观历史，芸芸众生，追求千古不朽、希图身后留名者不可胜数。但真正不朽、留名者与我泱泱大国相比，不过凤毛麟角而已。究其原因，其他多为名利之徒。君不见，他们为了追名逐利，镇日价蝇营狗苟，呕心沥血。手法尽管千奇百怪，皆脱不开一个“歪”字。他们或以人作狗，阿谀奉承；或嫉贤妒能，打击同僚；或弄虚作假，欺上压下；或指鹿为马，诬陷他人；或以势压人，欺侮弱小；或二目朝天，狗脸飞霜；或倚仗权势，收受贿赂；或乘人之危，进行讹诈；或勾结官府，巧取豪夺；或将名逐利，陡然暴富；或以利求名，名利双收；或心狠手辣，为富不仁；或大斗小秤，坑东骗西；或假冒伪劣，招摇撞骗；或偷盗拦劫，以饱私囊……。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一句话，为了名利，他们可以泯灭天良。可笑的是，这些人待得名利到手，还想装作正人君子，吹嘘自己是作人的楷模。于是，便想方设法让人给自己送帐、匾、万民伞之类歌功颂德之物，并在人前人后自我标榜得震天价响，死后还要大大的刻块功德碑立在墓前，以图万世景仰，青史留名。企图以此在自己小丑的脸上抹上几笔油彩，在不光彩的形象上添几道吓人的光环。殊不知，人尚未死，名声早臭，区区块把烂帐、烂匾、烂伞、烂石碑又能顶得甚事？

其实，古往今来，只有两个字可以千古长存，这便是“事业”二字。君不见，大自秦始皇统一中国、唐太宗贞观之治，中自岳武穆大败金兵、戚继光抗击倭寇，下自张仲景以医传世、黄道婆教民纺纱，他们那一个不是彪炳史册、千古流传？从来的丰碑是立在人们心头上的。这种碑，既不怕荆棘荒草掩埋，也不怕无情风雨剥蚀。只要世上有人，便一代一代流传下去，直到永远。这才是真正的不朽！一个

人生在世上，有一分本事，便要尽一分力量，为民众做点好事，大小留下点事业，也不枉爹娘生我养我一场，来人世间走这一遭。千万不要把大好时光，把自己的几分灵性，都花在那个“歪”字上。

如今且说豫北温县，在那黄河岸边，清风岭上，有一个村庄，名叫陈家沟。这陈家沟，在我中华大地上，原本是个极普通、极平常的村子。村中多数人多数姓陈。这陈氏自从明朝洪武初年从山西迁至此地后，尽管有家传武学，但也只是为了让儿孙们“运转周身”、“消化饮食”而已。习武之外，百姓们照样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照样默默无闻。谁知传到第九代，这陈家却出了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，名叫陈王廷，字奏庭。他一生淡泊名利，精研武学，晚年在祖传拳术的基础上，参以民间武学和易经、导引、经络之理，集易、医、武为一体，创编了一种拳术，名曰太极拳，做下了一番不大不小的事业。此拳创编后，除陈氏子孙代代相传，产生了一连串感人的故事外，随着太极拳流派的形成和广泛的传播，陈家沟这个极普通、极平常的村子也大大扬名起来，以至举世皆知，游人不绝，万民景仰，中外向往。被太极拳爱好者视为“圣地”。

作者因工作关系，三十余年来，多与陈家老少拳师交往，或听讲拳师轶闻趣事于拳场院落，或记录传说故事于田间地头。除描写陈王廷一生的长篇小说《盖世武功》已变成铅字外，暮年忽生壮心，于是，灯下苦思搔华发，梦中冥想锁双眉，在那灯宵月夜，长夏余冬，濡文弄墨，以史实为经，以口碑为纬，将陈家沟自陈王廷以后直至本世纪30年代的名拳师故事缀联成篇。书中主要人物，人则实有其人，事则实有其事。其中虽难免有所润色，但也决不是空穴来风。稿成初名《陈家沟演义》，后修改定名《拳乡风云》。俚语粗文，虽难登大雅之堂，但茶余饭后，广大太极拳爱好者若能从中了解一些太极拳发展的历史，领略些许前辈大师的亮节高风，平添一番乐趣，增加一些感受，作者也就心满意足了。

拳史开篇表过，且看正文。

第一章

腊月二十三日，本是民间过小年的日子。

这一天，为了打发灶君老爷上天，去向玉帝禀报人间善恶，各家各户都在忙忙碌碌。朱门大户，殷实之家，少不得炖肘、烧鸭、蒸鱼、煮鸡，燃烛点香，供奉灶君，买贿他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，使自己家福寿双增，锦上添花；茅舍贫民百姓，虽然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但知腾云驾雾的神仙也和人间的官儿一个样，向来是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软，便也扫屋、洗衣、筹柴、借米，大小烙几个糖火烧，在灶君面前，祷告一番，诉诉自己的苦处，糊糊他老人家的嘴，以免他挟嫌报复，以善作恶，使自己已经贫穷的日子雪上加霜。

谁知天不作美，这天一大早便冻云低垂，朔风象千万只发了威的猛虎，嘶哑着嗓子，携带着碎草、乱叶、黄沙、枯枝，卷过山岭，卷过平原，卷过黄河滩，卷向清风岭，在村子里的街道、院落中狂呼怒吼，象要把人间一口吞掉。吃过午饭，风势不但未减，却又撕棉扯絮，卷下一天大雪来。

就在这芸芸众生在大风雪中，为灶君送行的当儿，一场塌天大祸降临到了离陈家沟数里的北平皋。这一来，倒使得陈王廷创编的太极拳得以初试锋芒。

这北平皋，位于温县、武陟二县交界处，古名邢邱。乃战国时期晋悼公大会诸侯之地。西汉王朝建立后，汉高祖刘邦封项伯的儿子为平皋侯于此地，才更名平皋。村子骑居清风岭，沟叉纵横，形势险要。南面临黄河，与三国时三英战吕布的虎牢关对峙，控制着黄河上一个重要渡口。所以，历朝历代，都将此村作为温县的门户之一。温县的招贤是司马懿的故里，北平皋则是其妻宣穆张皇后的娘

家。两村一西一东，相距三十余里。据传说，司马懿为保护这两个村子，在故乡留了一支部队。为了迷惑敌人，他用大量人力财力，在两村之间修了一条东西向的地道，起名转兵洞，又名藏兵洞。平日留守部队从一端进入地道，又从另一端出来，循环往复，络绎不绝。又于河滩岭头古冢上覆以些许粮草。这样，既可壮大自己军队声势，又可以布置疑军，给对岸敌人造成草木皆兵之势。转兵洞的进出口就分别在这两个村子。这北平皋更有一桩奇闻，传说村中古有一处竹林，常于月白风清之夜，飒飒作风雨之声，“然无定时，或三五年一献”。被列为温县八景之一，名曰“平皋夜雨”。历代文人墨客，尽管没有目睹竹林，耳听风雨声，但他们却据此传闻，在酒醉饭饱之余，牵强附会，充分发挥想象力，舞文弄墨，赋诗填词，弄出许多四、六句来。什么“纷洒兰舟帆未湿，乱溅仙掌露犹明”啦，什么“潇洒三秋鸣杞柳，凄凉午夜滴梧桐”啦，什么“信是池塘来骤雨，分明月色照窗棂”啦，什么“自是乾坤呈幻异，平皋夜夜可人听”啦，把这一传闻更是渲染得神乎其神。这些记载和传说，更加给这个村庄涂上了神秘的色彩。有此诸般原因，所以村子四周，修筑了高大城墙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。村中店铺林立，商旅交汇。太平年间，民丰物阜，市廛繁华。明末清初，尽管随着连年灾荒和频频战火，百姓景况大不如前，但正如俗语所说，船烂还有三千钉，房破犹有砖瓦存。这个水陆码头，在周围村庄中，仍然挂着头牌儿，是个繁华富庶所在。

就在这日后半晌，正当村中富庶豪华之家，茅舍贫民百姓，纷纷在门口呼唤着在风雪中嬉戏的孩子们送灶神的时刻，一伙凶神恶煞的强盗却悄无声息的拥进了村。为首二人，一人五短身材，步伐轻灵。面上有一条老大的伤疤，从眼角直扯到嘴角，使他那张本来不太好看的嘴，好象一直在冷笑。加上左腮上一个长满了红毛的鸡蛋大小的肉瘤，就使得他那张黑脸更显得丑陋不堪；另一个倒挂着一双白眉，两只鼓鼓的金鱼眼睛，突出眶外，颞下一部络腮胡须，黑白相间，乱哄哄地遮住了半个面孔。

这伙强盗一进村，立即分派人手，守住了各个寨门。然后，大呼小叫，要村里人准备筵席，说要在这里过小年。他们声称是太行山荒草岭的二大王飞天蜈蚣李江、三大王长翅毒蝎李河，率领手下弟兄途经此地，闻得北平阜富庶，百姓殷实，因此特来收敛钱财过新年、挑选压寨夫人办喜事。凡各家各户的长女少妇，都要梳妆打扮，明早聚集在一起，以供挑选；准备的金银细软，也于明早交清。若有年轻妇女匿身不供挑选或有金银细软抗拒不交者，马上将全家杀得鸡犬不留，根芽不剩。

此话一传出，北平阜偌大一个村子，数千口人，立时陷入了混乱之中。全村老幼过年的那股高兴劲儿转眼之间都化作了段段愁肠，本来溢满喜气的脸上立时布满了乌云。刹时间，儿哭母啼，鸡鸣犬吠。大户人家藏金银，急忙时抓耳挠腮；年轻妇女躲挑选，紧迫中慌不择路。整个村庄，宛如黄水决堤，却似天崩地陷。

众强盗直闹到暮色四合时分，这才偃旗息鼓。除四下把守寨门的强盗外，其余的都在李江、李河的带领下，来到村子中间的祠堂中，吆五喝六，大吃大喝起来。

却说这北平阜村中，有一王姓人家，是村中的首富。平日为人乐善好施，谦恭多智，和睦乡邻，热心公事。因此，村中谁家有了急难之事，多愿找他商量。这日出了这么大的事，在村中静下来以后，人们自然而然地又聚集到了他的家中，商量如何应付这伙杀人眨眼的强盗。人多嘴杂，一时乱吵吵地各抒己见。多数人认为，宁愿各家各户在钱财上吃点亏，也不能让长女少妇们遭受蹂躏污辱。大家虽然都同意这种说法，但谁又能当了这伙强盗的家？最后，大家齐齐地望着这个姓王的，希望他能拿出个主意来。可怜这个姓王的，平日手无缚鸡之力，虽然智计百出，但都是以理服人，几曾见过这些“风高放火、月黑杀人”的强盗？论理的就怕碰见不论理的。在大家的眼光逼视下，一时急得他满头冒汗，在屋中来回踱步，却拿不出一个像样的主意来。

来求他拿主意的乡亲们见他平日一皱眉便是一个主意，而今日却急得如此模样，心中更是火烧火燎。有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，看看事情无望，竟无声悲泣起来。他们一流泪不要紧，屋中的人顿时一片混乱：“天啊，这可怎么办啊？”“妈，哭啥？大不了一死了之！咱清清白白的人家，总不能任那些强贼随意糟蹋！咱和他们拼了！”“对，拼了！不信咱村几千口人，拼不过他们几十个强贼！”“拼？咱行吗？”“咋不行？只要心齐。人心齐，还泰山移哩！”……

就在这火要上房、水要翻船的紧急时刻，门口黑影中却传来一个低沉、清晰而又带着羞羞答答的声音：“俺有个法儿，不知管用不管用？”

众人闻言，抬头循声望去，只见倚门立着一人，黑黝黝的看不清面容。待拨亮了灯光，这才看清，原来是一个漂亮的少妇。

众人识得她是王家新过门的儿媳陈氏。在这全村长女少妇慌乱躲避犹嫌不及的当儿，她却如此从容不迫，丝毫不带惊慌之色，反而在此出主意解救乡亲，都不禁生出一片好奇心来。由不得都把目光盯着她，想听听她有什么法儿解救全村人的危难。

陈氏还未开口，她丈夫却着急起来，瞪了妻子一眼，埋怨道：“早就叫你去躲避，你咋迟迟不走，直到此时还在家里？大家都想不出什么办法，你一个弱女子，能想出什么好主意来？依我说，快和村中姐妹们去找个地方躲避是正经！”

陈氏见丈夫为自己的安危，急得变脸失色，目光中满是关切之情，不禁对他笑了一笑，回答道：“咱村中一无山，二无河，四周又是老高的寨墙，几个寨门还被强盗派人牢牢把着，你叫众姐妹到哪里去躲？就是有地方躲，荒滩野地的，冻也把人冻坏了。再说，你躲过了黑夜，躲过了白天吗？惹怒了这群杀人不眨眼的强盗，乡亲们不是还得受害？”她丈夫想不到妻子竟问出一连串“为什么”来，一时答不上来。

一个老者见陈氏说得有理，不禁在一旁插嘴道：“侄媳妇，你说

得大有道理，那你就快说说你的主意，大家也好商量商量！”转脸又埋怨陈氏丈夫道：“贤侄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常言说，有病乱投医，现在咱就是乱求医的时候。既然咱们想不出个万全之策，不管侄媳妇说的法儿中不中，有个法儿总比没有好。”众人齐声说老者说得有理。陈氏的丈夫听了老者的话，后悔刚才性急了点，说出的话呛人。他不禁对妻子笑了笑，满脸都是歉意。

旁边坐的几个年轻人早忍不住了，闹闹嚷嚷，这个叫“新嫂子”，那个叫“新婶娘”，催陈氏快说。连陈氏的公爹也停下了脚步，想听听儿媳有什么主意。屋子里，一时变得静悄悄的。

陈氏见大家都在看着自己，用手抿了抿鬓发，不慌不忙地道：“为今之计，躲，不是办法。只有赶走或者铲除了这帮强盗，才能使全村消灾弥祸，众家乡亲财产不受损失！”见大家频频点头，又接着说道：“俺娘家陈家沟，自从祖爷爷陈卜从山西洪洞迁来咱县，在清风岭灭寇后，就开办武学，世代习武。九世祖王廷爷爷创编太极拳后，村中学武之风更盛。别说年轻小伙子，便是姑娘、媳妇见的多了，一个个也都会个三招两式的。陈家沟离咱村不过数里，来去不要一个时辰。如能去陈家沟请人来，把强盗赶走，咱村乡亲们的危难岂不迎刃而解了？不知这个法儿中不中？”

陈氏话音刚落，屋里的人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片赞同声。一个小伙子跳了起来，说道：“都是这群狗娘养的强盗把大家吓昏了头，明明面前站着孔圣人，咱反而钻天入地去找教书先生。中，我看这法儿中！”陈氏的公爹见大家静下来，却慢吞吞地道：“法儿倒是不错，可也有一桩难处。且不说风大雪猛，就这四面寨门被强盗把着，送信的人出不去也是枉然啊！”众人听了，不由得又是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说不出话来。陈氏却在一旁爽快地道：“爹，只要大家认为这法儿中，我这就去陈家沟报信请人！”“你……？”大家不由惊呼一声。一个如此柔弱的少年媳妇，即使能顶住这风雪，那寨门口的强盗……？不由一个个又低下头去，叹气连声。

陈氏见大家如此，当下说道：“不怕诸位笑话，在娘家，我除了学习针线活外，爹爹和王廷爷爷教两个弟弟习武时，我也常在一旁观看。时间久了，倒也学了几个招式。自问遇见三两个强盗，谅他们也拦不住俺。只是有一件事，需要诸位斟酌。俺走以后，需要请几个长辈去给诸强盗劝酒劝菜，好稳住他们，以免救兵未到，乡亲们受害！”众人见她安排得如此得体，不由心中暗暗佩服。几个老年人立起身来道：“只要你能搬来救兵，村里的事你就放心吧。稳住强盗的事便交给俺这几把老骨头。为了全村乡亲，大不了……”开门走了。

陈氏回到自己房中，摘去钗环，脱去长衣，换了一身短装。又翻箱倒柜，从陪嫁的箱底下拉出一口宝剑来，斜插在背后。她正要动身，屋门响处，丈夫走了进来。丈夫见她似是动身的样子，又叮嘱道：“你为了救全村人，见义勇为，我也不好阻你。但风大雪猛，你身子单薄，要多穿几件衣服。那些个强盗，哪一个是人生父母养的？所以，你到了寨门口，要见机行事，不要硬闯。真要出不去，赶快回来，咱另想法子，千万……”陈氏一把捂住他的嘴，娇嗔道：“大年下的，不要胡扯八道！你就放心吧，俺早想好了。西寨墙那里，不是塌了个豁口吗？我就从那里出去。要是那儿无强盗，带的这口剑还用不上呢！时候不早，俺去了。”话音未落，已如一只飞鸟，冲出门去，扑进了茫茫风雪之中。

她丈夫赶到门口，早已不见了妻子的影子。他望着飞飞扬扬的大雪和雪地上妻子留下的足印，不禁发起呆来。他咋也想不到平日温柔娇弱、聪明贤惠的妻子，竟是个侠肝义胆的女英雄。一时，他心中说不出是惊、是喜、是怕、是忧，但觉得胸中空落落的，一颗心象吊在了半空中。

且说陈氏身背宝剑，蹿房越脊，刹时来到了村西口。她在房脊上隐住身形，借着雪光，见西寨墙坍塌的豁处，并无强盗把守。于是，她飘然落地，踏着积雪，向寨墙豁口奔去。她哪里知道，在离寨墙豁口十几步远的一座场屋里，两个强盗正在里面躲避风雪。

这李江、李河是个积年老贼，未进北平皋之前，早已把周围的地理条件摸得透熟。在派人把守四方寨门时，特地又安排两人把守这个豁口。这两个强盗一心不自在，无奈只得一边一个，守在豁口两边。半天，连鬼影也不见一个，风雪却直往衣领里灌。暖化的雪直往脊梁上流。没有半个时辰，二人冻得上下牙直打架，浑身往外冒凉气儿。听听顺风传来吆五喝六的声音，心中更烦。一个一边拂着落在头上、衣上的雪，一边骂道：“真他娘的霉气，派老子来干这差事，还不如把守寨门哩。把守寨门还有个躲风避雪的地方。咱倒好，站在这冰天雪地里干受冻。只怕不等人来换咱，老子的五脏六腑都冻成冰疙瘩了。两个头儿平日嘴上说的好听，讲什么‘江湖义气’、‘同生共死’，又是什么‘大块吃肉，大碗喝酒，论称分金银’。这倒好，如今天寒地冻，他们坐在屋里大碗酒、大箸肉地嚷嚷，也不来换咱哥儿俩，倒叫咱在这里喝西北风，吃大雪片儿！”另一个道：“老弟，冷，我倒不怕，大不了是多受会儿罪，反正也冻不死咱，说不定受一会儿冻，停一会儿还能多喝二两。我这心里怕的是……”老弟问道：“你怕啥？”老兄道：“反正咱哥俩在一起也不是三天两后晌了，我就给你实话实说。今天，从一进这村，我这心里就晃悠悠地觉得不踏实，右眼皮也怦怦直跳，跳得我心慌意乱，沉不住气儿。算卦先生不是说：左眼跳财，右眼跳什么来着？”老弟把大嘴叉子一咧，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右眼跳挨！我说，老兄，平日你胆大包天，就说那次跟大王血洗贺家庄吧，你象中了魔似的，又是杀人，又是放火。那胆气，那作为，兄弟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不知今天咋忽然胆小起来？”老兄把头摇得象个拨郎鼓似地说道：“此一时，彼一时也，岂可等同论之。说起这个，只怕你老弟便不懂了。贺家庄在咱荒草岭眼皮子底下，咱啥根底儿不摸？要不是从外地来的那个武师，放出风来，说要剿咱山寨，惹恼了众家弟兄，大王还不叫动它哩。干咱们这一行的，就讲究个兔子不吃窝边草！可你再看看这北平皋，离咱山寨少说也一百里靠上吧，人生地不熟的，天时、地利、

人和咱一样不占。再说，这么大个村子，少说也有千把口人儿，咋到现在也没见一个人吭一声气儿。难道村中的人被咱几句大话一镇，就等着让咱随便搓长捏圆，伸着脖子挨刀？我总觉得这静悄悄背后，隐藏着什么凶险！”老弟听了，满不在乎地道：“算了吧，老兄！干咱这刀口舔血的营生，还不是今日有酒今日醉，哪怕明日刀割头！反正从踏进山寨的门，小弟便没有想过庆六十大寿！依我说，别胡思乱想了，那边有个场屋，咱哥俩到屋里去避会儿风雪。等一会儿换班的来了，咱也进去喝两壶，去去寒气。”说着，不论分说，拉着老兄走进了场屋。

这座场屋，长宽均不过数尺。四面墙上，裂了不少口子，风儿呜呜叫着从裂口中钻进来。地上积的雪，象下了一层厚厚的霜。屋子虽冷的象个冰窖，但毕竟比在风大雪猛的外边避点风寒。两人抖掉身上厚厚的雪，摔掉沾在鞋上的雪泥，找了两把干麦秸，垫在屁股底下，坐在那里有一搭没一搭地扯闲篇儿。忽然，他们听到外边传来了嚓嚓的脚步声，以为是换班的来了，急忙站起来，迎到门口。老弟口中还嘟囔道：“我当你们把老子们忘了，直到这时才来。可该老子们去喝两杯了。”谁知到了门口，只见一条黑影飞也似地从不远处掠过，直奔寨墙豁口，二人心中不由得机灵灵地打了个寒战，意识到有人要跑。立时，强盗的本性，使他俩忘记了寒冷和那诱人的酒菜。二人一前一后冲出了场屋，口中高喝道：“站住！”直向黑影追去。

陈氏听得背后有人高呼，知道遇上了强盗，心中想道：“不除此强盗，他们声张起来，只怕救兵未到，乡亲们便要遭殃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这可是你们自找的，怨不得你姑奶奶！”便索性站下身子，从鞘中掣出剑来，隐在身后，然后从容转过身来。

两个强盗就着雪光，见豁口处站着个苗条身影，分明是一个年轻女子想乘黑夜逃跑，心中立即腾起丑恶的欲火，并且越烧越旺，烧得二人心痒难熬。见女子站着不动，料想吓得呆了。于是弟前兄后，直扑过去。未到跟前，跑在前边的弟弟口中便“心肝”、“宝贝”

地乱叫。他们只怕做梦也没想到，面前这个文弱的女子，竟是个勾魂的判官，夺命的阎王。

陈氏见两个强盗扑来，口中胡言乱语，不由面上两朵绛云夹耳飞起，银牙一咬，杀心顿起。待那年轻强盗扑近，忽地一个招数，手中剑分心便刺。年轻强盗那里料到这一手，待看到霍霍青光，早已迟了。收不住脚，直扑到剑尖上。只觉腹部一凉，便扑倒在地。

后边那个强盗老于世故，从场屋出来，脚下虽然未停，却一边跑一边转动着心思。他越看越觉得那女子不象吓呆的样子，好象站在那里，专等二人前来，心中早已动疑。待到同伴扑倒，更是大吃一惊。急忙中，他收脚停步，顺手拔出了单刀。谁知未等他近前，陈氏早已如一阵旋风卷到面前。只见一片银光，裹着一个苗条身影，冷气侵人。强盗那里料到眼前这个文弱女子，武艺竟如此高强。饶他见多识广，多经阵仗，心中却早已发慌。他正要挥刀迎敌，谁知脚下一滑，早被陈氏一个旋风脚，踢翻在地，跌得晕头转向。未等挣扎起来，一口冷冰冰的宝剑，早已刺进了他的胸膛。

陈氏见场屋中没有其他的强盗出来，知道此处就此二人，口中冷笑道：“想不到这些强盗如此脓包！”便拭干净剑上的血迹，还剑入鞘。她怕其他强盗发现这两个强盗尸首，便一手一个，拉着两个尸首，越过寨墙豁口，将他们扔到寨壕那密密扎扎的芦苇丛中。此时，周围村庄送灶君老爷上天的鞭炮，响得正欢。她拂了拂头上的积雪，迈步绕向大路，直奔陈家沟。

陈家沟离北平皋只有几里路，说到便到，不一时，陈氏便来到了陈家沟村南。由此顺着村中南北大路，一溜上坡，不远处路东临街门朝南的大院子，便是她的娘家。看见娘家街门，她不由得松了一口气，这才感到身上凉冰冰的。自从跟爹学了武艺后，今天是第一次和人对阵，并且杀了人。当时不觉，后来又急于赶路，不知怎么出了一身大汗，连里衣都湿透了。她拂了拂被风吹乱的鬓发，擦了擦脸上的雪水和汗水。闻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沁人的火药味，仿佛

当年的少女生活又回到了眼前。她不由抿嘴笑了一下，觉得心中一阵说不出的舒坦。她快步走向娘家门口，推开了大门。

才进院子，便听到正屋中传来爹爹那爽朗的笑声和娘的斥责声：“十五六了，转眼便成娶媳妇大汉了，还这么顽皮。打发老灶爷上天的事也是闹着玩的吗？得罪神灵不说，大年下的也不讨个吉利！”又听爹笑道：“他要说话算事，我叫他一天说一百回吉利话，那咱不就成了田连阡陌、米烂陈仓的大财主！”

陈氏三步两步穿过院子，推开了屋门，高兴地喊了声：“爹，娘！”她娘扭头一看，是自己闺女顶风冒雪而来，心中不由一惊：“这么大的雪，你咋回来了？”话音未落，一对孪生弟弟恂如、申如早从两边扑到了陈氏身边，口中叫着“姐姐”，一边一个，拉住了她的胳膊，打秋千似地揪住不放。

“去去去！还不替你姐把身上的雪打打。再顽皮，招呼我老大巴掌打你这两个顽皮精！”经娘提醒，恂如、申如弟兄赶忙替姐姐拂打身上的积雪，偷偷地伸了伸舌头。

陈氏看着这对粉雕玉琢的孪生兄弟，笑着问他们：“又顽皮了，是不是？”申如眨了眨眼，用下巴指指恂如。意思很明显，是说恂如是惹娘生气的“罪魁祸首”。恂如见露了馅，瞪了弟弟一眼，口中嗫嚅道：“我不过是学吕蒙正祭灶！”陈氏往贴着灶君的地方一看，见案上摆了一碗冷水，一棵大葱，不由得也笑起来。

吕蒙正祭灶的故事，陈氏听爹说过：吕蒙正自小家穷。一次祭灶，他摆了一碗冷水一棵葱，还煞有介事地一揖倒地，向灶爷祈祷道：“一碗冷水一棵葱，打发你老上天宫。你老去给他老说，就说我老家太穷。”刚才娘发脾气，说弟弟说不吉利话，大概指的便是这个“穷”字。陈氏知道，自己这两个兄弟，在王廷爷爷和爹爹的言传身教下，太极功夫已有了一定根底，但毕竟只有十五六岁，仍脱不了那股天真顽皮劲儿。

就在他们十二岁那年的三伏天里，门口来了一个卖凉粉的，摆

开摊子，招揽生意。恁如见他凉粉剩下不多，还在一个劲儿吆喝，不由顽皮起来，故意小嘴一咧，大声说道：“这么大一点儿凉粉，还不够俺一个人吃，你还吆喝什么？”卖凉粉的见是个半大孩子，生得十分逗人喜爱。虽然自己凉粉剩的不多，但他一个小小的人儿咋着也吃不完，遂也笑道：“这是谁家的孩子？人不大，口气不小。老汉今天便和你打个赌，你要是将剩下的凉粉一个人吃完了，俺一个子儿不要如何？”恁如道：“可得说话算话。”老汉哈哈大笑道：“俺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和你小孩子家还能说话不算话！不过，丑话说在头里，过后你要是肚疼拉肚子，可不能怪俺！”本门口的人知道恁如又要和过去一样，弟兄二人使用调包计，遂也不说破，望着这一老一少两个人斗嘴，只管在旁边嘻嘻直笑。

于是，老的切着、调着，小的吃着。正吃之间，恁如道：“你调的太咸了，俺得回家喝点水！”卖凉粉的想道：“吃了半天，你才吃了一半多一点儿，还要喝水，我看剩的凉粉你咋个吃进去！”遂笑着答应，恁如一蹦一跳回家了。

恁如到家，将申如拉到僻静处，如此这般说了一番。这套把戏二人以前玩过，早已演习烂熟，申如自然心领神会。于是，略微一停，申如便大摇大摆从家中走出，二话不说，坐在凉粉摊前，端碗便吃。卖凉粉的那知其中玄虚，眼见得凉粉完了，心中不由十分惊异：“想不到这小小的人芽儿，饭量竟如此之大！”虽觉今天自己作事有些孟浪，但生意不大，总得以信义为先，当着众人面说的话，自然不能悔口说二话。于是，他哈哈一笑道：“想不到我老汉今天倒走了眼！”闭口不提收钱二字，自管收拾担子要走。见周围的人哈哈大笑，倒弄得他丈二和尚，一时摸不着头脑。

这时，恁如笑嘻嘻地从家中出来，过来付钱。卖凉粉的见两个孩子长得一模一样，这才回过神来，说啥也不收钱。恁如道：“老伯伯，咱爷俩说的是我一个人吃，如今是俺弟兄两个吃了，是俺哄了你。再说，你老要不收钱，俺咋向大人交代？”卖凉粉的见恁如如此

说，这才哈哈一笑，收钱自去。

陈氏想起两个弟弟这些顽皮往事，便劝娘道：“娘，如果神仙真灵，也不会和一个半大孩子计较。人家吕蒙正后来不是还当了状元吗？可见天上神仙，并不和凡人计较！”娘见女儿也如此说，笑了笑没再言语。

静静站在一旁的陈所乐，见女儿顶风冒雪，身背宝剑，夤夜而来，又见她虽和娘、弟弟说笑，眉头却没舒展过，不禁心中起疑。见她娘几个说笑完了，便问道：“那头亲家发生啥事了？”“爹，北平皋今天傍黑时分，来了一伙强盗！”

陈所乐听完女儿的叙述，只“呃”了一声，低头沉思了一会儿，从床上抓过一条被单，披在身上，说了声：“你们娘几个先吃饭，我去找你王廷爷爷商量商量。”申如道：“雪大风猛地，找王廷爷爷商量什么？大不了吃过饭，俺和哥哥与姐姐一起过去，三下五除二地……”陈所乐回头瞪了儿子一眼，吓得申如把后半句话咽回到肚里。他娘笑道：“不亏！这是啥事？是一刀一枪地拼命！那里挨得上你人芽儿多嘴，这又不是上街哄那卖凉粉的。”一边盛饭，又说道，“小小人儿，不知道江湖上风险，当年你爹二十多岁了还差点儿吃了人家的亏哩。要不是你姑姑……不说这些了，咱娘几个先吃饭。”陈氏见两个弟弟噘嘴站着，知道他俩心事，便趁母亲不在意的当儿，咬着两个弟弟的耳朵，低低说了几句，恂如、申如这才换上了笑脸。

且说陈王廷自从创编太极拳后，将平生所学，尽数传给了族侄陈所乐父子和儿子汝信以及好友蒋发等人。平日，他除了帮助家中的人干点轻活外，就是著书立说。这日傍晚，他见大雪兀自撕棉扯絮般下个不住，吃过夜饭，就在灯下修改自己的著作。听得院中脚步响，抬头一看，却见族侄所乐踏两脚乱琼碎玉，顶一身柳絮梨花，急匆匆走了进来。

陈所乐进得屋来，在门口跺了跺脚，又拂去身上雪花，这才进前施礼道：“叔父，你老人家正好还未安歇，侄儿有一事相告。”陈王